

*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
短篇小说集

【美】马克·吐温◎著
田伟华◎译

教育部中学生文学名著必读书目

短篇小说巨匠风靡百年的佳作 领略幽默泰斗独特的文学魅力

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纯粹的美国口语进行写作的作家，

被福克纳称为“美国文学之父”，被豪威尔斯誉为“美国文学的林肯”。

他的作品熔幽默与讽刺为一炉，既富于独特的个人机智与妙悟，又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剖析。

*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

【美】马克·吐温◎著 田伟华◎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 / (美) 马克·吐温
(Twain,M.) 著; 田伟华译.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46-0794-9

I. ①马… II. ①马… ②田…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94848号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

出 版 人: 田 辉

著 者: (美) 马克·吐温

译 者: 田伟华

责 任 编 辑: 张光红

出 版 发 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 子 信 箱: cppl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监 制: 焦 洋

开 本: 32开 (880mm × 1230mm)

印 张: 8.7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794-9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译序

幼年时期

吐温原名塞缪尔·朗赫思·克莱门斯，美国幽默大师、作家、小说家、演讲家，于1835年11月30日出生在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在父母所生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四岁时，吐温一家迁往位于密西西比河沿岸的边陲小镇汉尼拔。十二岁那年，吐温的父亲死于肺炎。退学后不久，吐温就在当地的一家报纸当了一名印刷学徒工。他的工作是为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编排活字，这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新闻的机会。

青年时期

十八岁时，吐温去了纽约和费城，在那里他曾为几家不同的报社工作，并在写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857年，吐温回到老家，在密西西比河上做了一名水手。随着1861年内战的爆发，所有的河上运输全都停止了，吐温的工作也没有了。

1861年，吐温在他的哥哥的邀请下前往西部。当时的内华达州正在进行着淘金的热潮，为了能一夜暴富，吐温乘坐马车沿着密苏里和内华达之间的边界找金矿。失败后，吐温开始为《企业报》写稿。为能有所改变，1864年，吐温去了旧金山，在那里他继续为报社写文章。

1865年，吐温的运气来了，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著名的跳蛙》，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年后，吐温受雇于《萨克拉门托联合报》，去夏威夷作报道。回来后，因自己的小说受欢迎程度非常高，吐温开始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巡回演讲，这让他最终成为一名著名的演说家。

1867年，在欧洲和中东旅行期间，吐温遇到了查理斯·兰登，并看到了查理斯的妹妹欧丽维亚的一张照片，吐温对她一见钟情。

组建家庭及移居哈特福德

恋爱两年后，吐温和欧丽维亚于1870年结婚，定居在纽约的布法罗市。在那里，吐温成为《布法罗快报》的合伙人，同时也是这份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在布法罗生活期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兰登·克莱门斯出生了。

1871年，吐温一家搬往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那里有他的出版商。刚开始的几年，吐温一家住在奴克农场，那里是作家、出版商和名人汇聚的地方。1872年，吐温的第一个女儿苏西出生，但他年仅两岁的儿子却死于白喉。

1873年，吐温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批评上来，他和哈特福德的出版商查理斯·杜德利合著了《镀金时代》这部小说，作品中对政治上的腐败、大企业和美国人迷恋金钱的风气进行了抨击。

生命中的辉煌时期

在接下来的十七年里（1874—1891），吐温一家一直居住在哈特福德的家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吐温完成了他著名的作品。例如出版于1876年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出版于1883年的

《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同时他的社会批评类著作《王子与乞丐》和《亚瑟王宫廷中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也分别于1881年、1889年出版了。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书中，吐温对当时的奴隶制度、国家重建过程中的失败和对非裔美国人的粗暴对待进行了抨击。

破产及破产之后的旅行

在哈特福德的那些年，吐温赚了很多钱，但在一系列新发明上的失败投资最终让他破了产。为了还债，他和妻子欧丽维亚把家搬到了欧洲。1894年，在吐温的出版社倒闭之后，为了赚钱，他不得不到全世界去发表演讲。1896年，吐温年仅二十四岁的女儿苏西在一次去哈特福德的旅途中不幸死于脑脊膜炎，因为太过悲伤，吐温夫妇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哈特福德。

从1890年到1900年，吐温一家一直在周游全世界。在《赤道旅行》这部游记性的著作中，他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欧洲政府对人民变本加厉地剥削进行了批评。发生在南非的布尔战争和发生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点燃了吐温对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所作所为的怒火。随着1898年美西战争和菲律宾战争的爆发，吐温开始把攻击的矛头转向美国政府；从1901年起一直到他去世，吐温一直担任“反帝国主义联盟”副会长一职。

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晚年时期，吐温的写作风格开始变得黑暗起来，作品描述的大多是人性的贪婪、残忍以及对人类本性的怀疑。尽管吐温靠演讲摆脱了债务上的困扰，但他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却给他的晚年生

活带来了威胁。他被某些人称为叛徒，他的多部作品在有生之年都无法发表。

1903年，在纽约生活三年后，吐温的妻子欧丽维亚病了，吐温只好带着她去了意大利。一年后，欧丽维亚去世。妻子死后，吐温一直住在纽约。1908年，吐温搬进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居所——“风暴田野”，一所位于康涅狄格州雷丁镇的房子。1909年，他的第二个女儿克拉拉结婚。同一年，他最小的女儿琼死于癫痫发作。四个月后，也就是在1910年4月21日，吐温去世，终年74岁。听到吐温的死讯，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特说：“吐温给了我们快乐——真正精神上的快乐，他的作品将继续给千百万人带来快乐……他的幽默是美国式的，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很喜欢他。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是持久的。”

本书精选的16篇小说是根据1957年矮脚鸡出版社（Bantam Books）出版的《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全集》翻译的，按照原版小说发表的顺序进行排列，时间跨度从1865年到1904年，除了大家熟悉的《百万英镑》《三万元遗产》外，我们还特别收录了两篇一直被读者忽视的重要小说：《运气》和《一个病人的故事》，这些都是吐温短篇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

田伟华

[目录]

译 序 / 001
卡拉维拉斯县著名的跳蛙 / 001
一个坏孩子的故事 / 009
田纳西的新闻界 / 014
大宗牛肉合同的事实经过 / 022
我是如何编辑一份农业报的 / 032
一个好孩子的故事 / 040
一个病人的故事 / 046
被偷的白象 / 055
运 气 / 084
他活着还是死了 / 090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 103
百万英镑 / 113
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 / 141
败坏了哈德利伯格的那个人 / 152
一条狗的故事 / 219
三万元遗产 / 232

卡拉维拉斯县著名的跳蛙

一位朋友从东部写信给我，受他的请求，我拜访了性情随和、爱唠叨的老西蒙·威勒，向他打听我那位朋友的朋友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的下落。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我暗自怀疑，利奥尼达斯·斯迈利这个人是编出来的，我的朋友从来都不认识此人；他这么做不过是猜想，要是我向老威勒问起此人时，大概会使他想起那个臭名昭著的吉姆·斯迈利，他会卖力地向我唠叨起吉姆那些冗长而又乏味的陈年旧事来，这会让我乏味得要死，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对我毫无用处。要是他设的局真是这样，那他真的成功了。

在破落的安吉尔矿区小镇上那家破落的小酒馆里，我见到了西蒙·威勒，他在酒吧间的炉子旁舒服地打着盹。我发现他是个胖子，秃了顶，安详的脸上带着讨人喜欢的温和而质朴的表情。他醒过来，向我问了声好。我告诉他，我的一位朋友托我来打听一位童年的挚友，他的名字叫作利奥尼达斯·斯迈利，也就是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听说这位年轻的牧师曾在安吉尔镇上居住过。我又补充说，如果威勒先生能告诉我任何关于这位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情况，我会非常感激他的。

西蒙·威勒让我退到一个角落里，用他的椅子把我挡在那儿，这才让我坐下，滔滔不绝地开始了下一段里那些单调乏味的陈述。在叙述的过程中，他没有笑，也没有皱眉，他的第一个句子的语调是缓慢而轻柔的，自那以后，他的语调就从来没有变过，语气中也从来没有流露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对于他的叙述热情的怀疑；可是在他没完没了的絮叨中，却始终流露着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严肃与真诚，显然，他并不认为这个故事是荒唐可笑的，反而把它看成了一件真正重要的事，他认为故事中的两位主角在钩心斗角上都是非凡的天才人物。我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讲下去，一次也没有打断过他。

“利奥尼达斯牧师，哦，利牧师——嗯，从前，这里有一个叫吉姆·斯迈利的家伙，那是1849年冬天——也许是1850年春天，不知怎么搞的，我记不清了，因为我记得他初来矿区的时候，大渠还没修好呢；不管怎么说吧，他是那种你从未见过的奇怪的人，总能找到一点什么事就来打赌，如果有什么人跟他对赌的话。要是人家不愿意在哪头下注，他就会同别人换个儿；只要对方愿意，赌哪头他都没有问题，只要能赌上一头，他就高兴了。即便如此，他却总是很走运，出奇地走运，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他赢。他总是做好了准备，伺机等待；随便你提起哪个碴口，他都会和你赌的，你选择哪头都可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要是赶上赛马，比赛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要么脸上得意地放光，要么就输得精光；要是狗在打架，他会去赌；要是猫在打架，他也会去赌；要是鸡在打架，他还会去赌；哎，就算是篱笆上落着两只鸟，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要是赶上镇上有布道会，他总是会的，总是和沃

克牧师打赌，他说，沃克牧师是这一带最擅长布道的，的确是这样，他本来就是个好心人。甚至当他看见一只屎壳郎在路上爬时，他也会跟你打赌，赌它要多久才会走到它要去的地方；只要你答应他了，他会一直跟着那个屎壳郎去墨西哥，就为了弄清楚它往哪里去，路上得走多久。这里的很多小伙子都见过那个斯迈利，都能跟你谈起他的事。哎，不管发生什么，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什么都赌——简直就是个倒霉透顶的家伙。有一回，沃克牧师的夫人得了重病，病了好一阵子，他们好像都救不了她了；但有一天早晨，牧师来了，斯迈利站起来问他夫人的病怎么样了，牧师说她好多了——感谢主的无限仁慈——她现在康复得很快——多亏上帝保佑，她马上就会痊愈的；斯迈利连想也没想就说：‘既然是这样，那我愿意赌两块半，赌她怎么都好不起来。’

“这个斯迈利有一匹母马，小伙子们管它叫一刻钟弩马，不过你知道这只是开玩笑的，它当然比弩马跑得快，虽然它总是慢吞吞的，得了气喘病，也许是马腺疫病，也许是患癆病，诸如此类的病——他过去常靠这匹马赢钱。他们先让它跑两三百码，然后在半路超过它；可每当临近终点时，它的精气神就来了，像不要命似的，它又蹿又跳，四蹄疾飞；它的蹄子时而在篱笆周围显现，时而在空中飞舞，弄得尘土飞扬，它总是要闹上一阵，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又是抽鼻子——它往往领先对手一个马头抵达终点，跟你计算下来的差不多。

“他还养了一只小斗牛犬，要是你看见它的样子，你肯定会认为它一文不值的，它只配拴在那儿，一副贼溜溜的样子，老想着偷

点什么吃。可是，一旦在它身上下了赌注，它可就变样了。它的下巴开始伸出来，就像蒸汽船的前甲板似的，它的牙齿开始露出来，闪着火炉一般的凶光。别的狗也许要来对付它、吓唬它、咬它、摔它两三个跤，可安得鲁·杰克逊^[1]——就是那条小狗的名字——却从不动声色，任凭别的狗摆布，好像它从来就没有什么别的盼头——另一头的赌注成倍地增加，直到钱全押了出来；就在这时候，它突然咬住另一条狗后腿的关节处，死死地咬住不放——你知道，它是不会啃的，只是紧紧咬住不放，哪怕是拖上一年它也不松口，直到下注的那些人认输。斯迈利总是靠那条狗获胜，直到有一回，它在一只没有后腿的狗身上栽了跟头。那狗的后腿让圆锯锯掉了，等时机已到，钱都拿出来了，它要施展自己最得意的招数时，才一下子看出自己是如何上当的。这么说吧，对方给它设了个局，当时它的样子看上去很吃惊，接着好像就泄了气，再也不想打赢这场比赛了，结果被咬掉了一层皮。它朝斯迈利看了一眼，好像在说自己的心碎了，这都是斯迈利的错，弄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咬，这可是它的杀手锏啊，然后它一瘸一拐地走了一会儿，倒在地上就死掉了。那可是条好狗，那个安得鲁·杰克逊要是活着，肯定出名了，因为它有本事，有天赋——我知道这一点，它只是没有机会，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它没有天分，还能进行这样一场恶战，从常理上就有些说不过去。我一想到它的最后一仗，想到那样的结

[1] 安得鲁·杰克逊：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在任），此处用作狗名。

局，心里就难过。”

“哦，这个斯迈利还养了些逮耗子的小猎狗、小公鸡、公猫，各种各样的东西，搞得你不得安宁，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会有跟你那个凑成一对的东西来。有一天，他逮了一只青蛙，把它带回家中，说是要好好教育一番；一连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只是待在他的后院里，教那只青蛙蹦蹦跳跳。果不其然，他还真让那只青蛙学会了。他只要在那只青蛙后面轻轻戳一下，接下来你就会看到那青蛙像油炸面饼圈一样在空中打个转，也许还要翻上一个筋斗，要是起跳得好，或许还能翻上两个，然后稳稳当当地四爪落地，就像一只猫。他还驯服那只青蛙捉苍蝇，让它经常练习，练得那青蛙不论苍蝇飞多远，只要它能看见，每次都能逮个正着。斯迈利说青蛙需要的只是教育，它差不多什么都做得到——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嗨，我就曾经见过他将丹尼尔·韦伯斯特^[1]——就是那只青蛙的名字，放在这儿的地板上，嘴里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还没等你眨一下眼，它就跳了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捉住了，接着它像一团泥巴那样稳稳当当地落在地上，用它的后腿抓耳挠腮，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觉得自己并不比别的青蛙能干似的。虽然它那么有天赋，可你却从来没有见过像它那样谦虚而又耿直的青蛙。在同一个起点上，公正地进行弹跳比赛时，它比任何一只青蛙都跳得远。你知道，跳高是它的拿手好戏，只要碰

[1] 丹尼尔·韦伯斯特：美国政治家，此处用作青蛙名。

上这种比赛，斯迈利只要还有一分钱，也会在它身上下注。斯迈利为他这只青蛙感到极其自豪，要说也是，那些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老江湖都说，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青蛙。

“斯迈利把那只青蛙装在一个带格子的小笼子里，有时还把它带到镇上去，跟人家打赌。有一天，一个人——一个外乡人到矿区上来，正巧碰上斯迈利提着青蛙笼子，便问：

“‘你那个笼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呀？’

“斯迈利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也许是只鹦鹉，也许是只金丝雀，可它都不是，它不过是只青蛙。’

“那人把笼子拿过来，把它转过来转过去，仔细地瞧了个遍，说：‘嗯，果真是只青蛙，它有什么用处呢？’

“‘哦，’斯迈利漫不经心地说，‘它有一件很了不起的看家本领，我断定——它比卡拉维拉斯县的任何一只青蛙蹦得都要远。’

“那人再次接过笼子，又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半天，然后将笼子还给斯迈利，故意不慌不忙地说：‘是吗？我没看出这只青蛙有比别的青蛙好的地方。’

“‘你也许看不出来，’斯迈利说，‘也许你了解青蛙，也许你不了解青蛙，也许你是个老手，也许你只是业余玩玩而已。不管怎么样，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愿意赌四十美金，赌这只青蛙比卡拉维拉斯县的任何一只青蛙蹦得都要远。’

“那人想了一会儿，然后有点为难似的说：‘我是个外乡人，没带着青蛙；要是我有一只青蛙，肯定会跟你打赌的。’

“于是斯迈利说：‘那没关系——那没关系——要是你愿意替我

拿着笼子一会儿我就去给你逮一只青蛙来。’就这样，那人接过笼子，把他的四十美金和斯迈利的放在一起，坐下来等着。

“他就这样在那儿坐了好一会儿，想了又想，后来他从笼子里把青蛙拿出来，撬开它的嘴，用一把小茶匙往它嘴里灌了满满一肚子打鹌鹑用的铁砂子，喂得几乎到了它的下巴颏，然后才把它放到地上。斯迈利走进一个泥塘里，在泥浆里找了好一会儿，终于捉住了一只青蛙，他把青蛙带回来，交给那人，然后说：

“‘行了，要是你准备好了，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放在一起，让它的前爪跟丹尼尔的并齐了，我来发命令。’接着他喊道，‘一——二——三——跳！’他和那人从后面戳那两只青蛙，那只新来的青蛙很活跃，一下子就蹦出去了，可丹尼尔却吸了口气，竖起它的肩膀——就这样——像个法国人似的，不过这也无济于事——它动弹不得，像铁砧子一样牢牢地定在那儿，动也不能动，跟抛锚了差不多。斯迈利对此惊愕不已，同时也觉得可恶，当然了，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家伙拿起钱，转身就走，临出门时，他用大拇指在肩上猛地一甩——像这样——朝丹尼尔指了指，不慌不忙地说：‘哦，我看不出这只青蛙有比别的青蛙好的地方。’

“斯迈利站在那儿挠着他的脑袋，低头看了丹尼尔好一会儿，最后他说：‘我真搞不明白，这青蛙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它的肚子看上去鼓鼓胀胀的。’他抓住丹尼尔脖子上的皮，把它拎起来，说道，‘它要是没有五磅重才怪呢！’他把丹尼尔头朝下倒提着，丹尼尔喷出了两大把铁砂子。这时候，斯迈利才明白过来，他气坏了——

放下青蛙就去追赶那家伙，可是他没有抓住那家伙，于是……”

（说到这儿，西蒙·威勒听见前院有人喊他的名字，于是便站起来去看看有什么事找他。）出去的时候，他转过身对我说：“外乡人，好好待在这儿吧，我去去就回。”

不过，请你谅解，我认为让他把那个嗜赌成性的流浪汉吉姆·斯迈利的经历继续谈下去，也未必能让我得到关于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消息，于是我起身离开了。

在门口，我遇到了那位刚刚回来的、爱交际的威勒，他拦住我，继续说：

“哦，这个斯迈利还有一头独眼的黄母牛，它几乎没有尾巴，只有短短的一小截，像根香蕉似的，还有……”

不过，因为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所以没等他讲那个备受折磨的母牛的故事，我就离开了。

一八六五年

一个坏孩子的故事

从前有个很坏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吉姆——不过，要是你留心的话，便会发现，在你的主日学校的课本里，几乎所有的坏小子都叫作詹姆斯。这很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这一位就叫吉姆。

这个吉姆也没有什么生病的母亲——一位虔诚的、得了肺病的母亲，要不是她太爱自己的孩子，担心自己死了之后，这个世界对他残酷而冷漠的话，她宁愿踏踏实实地躺进坟墓里。然而，主日学校课本里的坏孩子都叫詹姆斯，并且都有一位生病的母亲，她们让自己的孩子学着说“现在我要躺下睡觉了”等诸如此类的话，还哼着轻柔而悲伤的曲子哄孩子入睡，亲吻他们，说声晚安，然后跪在床边默默流泪。可是，这个坏小子的情况不同。他名叫吉姆，他的母亲安然无恙——没得肺病，也没有别的什么毛病。她的身体并不虚弱，反倒很强壮，也不敬重上帝；此外，她一点也不关心吉姆。她常说，就是吉姆折断了脖子，对她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失。她总是用揍吉姆屁股的方式来让他上床睡觉，也从不亲吻他，和他道声晚安；相反，她离家的时候，还要扇他几个耳光。

有一次，这个吉姆偷了厨房的钥匙，悄悄溜进去，偷吃了果